

聚焦文学新力量

当代中国青年作家创作实力展(38)

追梦、青春与时代的较量

□行 超

相比模糊而鲁莽的“70后”、“80后”这种代际划分方式,“中间代”的定义似乎更负责任一些:这是一群在资历号召力和市场号召力的夹缝中突围的人,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失语的状态,甚至曾被认为是沉寂的一代,然而,在经历了平凡却复杂的青春与而立困惑之后,他们几乎是约而同地集体爆发,发出了令人吃惊的声音——这里面,有警察阿乙、教师曹寇、工人路内、编辑曹焜等等。虽然“中间代”这个称谓让人感到一种人到中年的凝滞感,但他们的作品却无不呈现出一种完全相反的力量:他们习惯书写无聊、无意义的日常细节,对一切都抱着无所谓或不信任的态度,然而正是这种无畏感,一击命中了生活与生命的脆弱。

在这些身未老而心先死的作者中,路内无疑是领航者之一。长篇小说《少年巴比伦》《追随她的旅程》讲述了路小路从技校学生到工厂学徒的青春岁月,《云中人》讲的是一群三流工学院学生的离奇生活,《花街往事》则是路内小说中时间跨度最大的,从1966年大串联一直写到1992年终,时代感与内容的丰富性都得到了极大扩充。

仔细爬梳不难发现,总有些影影绰绰的人物在路内的小说中缠绕其间,挥之不去——一个荷尔蒙旺盛的少年,一群混迹街头的小流氓、一个(或多个)姐姐般的“女神”,他们在“戴城”或其他类似的小城镇中浑浑噩噩地生活,心底却总有那么点儿不甘。他们的青春就像一场梦,糊里糊涂,难以道明;他们的梦,也许就是早日离开这无聊的现实和无聊的青春。在这些人物背后,我分明看到,在文学这趟漫长的旅程中,路内是追青春的人,也是追梦的人。

异类的少女少男

路小路是《少年巴比伦》和《追随她的旅程》两部长篇小说的主角,看上去,这是一个学习成绩很差、成天无所事事,还经常惹是生非的“问题少年”,他没考上正经高中,接着又高考落榜,在学校跟老师作对,在工厂跟领导作对,甚至还因为跟人打架进过看守所。于小齐的母亲曾在愤怒中指责路小路:“你这种社会渣滓我见得多了,油嘴滑舌,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与路小路的青春相伴而行的是一系列传统观念无法接受的行为:早恋、打群架、逃课……这一切,无不指向一个令所有家长闻之色变的称谓——“混混”。

除路小路之外,在戴城这个“衰老的县级市”中,还有无数像他一样青春力量无处释放的年轻人。这些人中,有“西瓜刀女孩儿”曾园、“少女帮”老大黄莺、兼职“舞男”大飞、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的虾皮等等。他们来自受到同样歧视的三流学校,“混”在一起时,总有打不完的群架、骂不完的老师。只要他们一出现,所有人都会避之不及,“群众看见我们冲过来,都会惊慌失措地让路,小贩更是鼠窜而去”。

在这群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之中,身份比较特殊的是重点高中“戴城一中”的杨一,杨一跟路小路从小一起长大,是大人心目中的好学生、乖孩子,梦想是考清华大学。然而,这个成绩出众的重点中学生却常常跟路小路等“小流氓”混在一起,在戴城一中和化工技校的那场群架中,杨一曾为路小路等人通风报信,还多次跟路小路一起混入人群中打群架,甚至搞大了女同学的肚子,让路小路替他收拾残局。可以说,这个众人眼中的乖仔,实则却是个不折不扣的

叛逆少年。小说最后,杨一不仅没能考上清华大学,还阴差阳错地错失了初恋欧阳慧,生活中最大的亮点竟是“这辈子终于也砍了人”,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loser。杨一的矛盾在于大人眼中的自己与真实自己的不合,也在于他志得意满的少年与浑浑噩噩的成年之间的巨大落差。

在戴城这个狭小的空间中,路小路等“混混”被视为“社会渣滓”,他们不务正业,消磨青春,没有未来,没有前途,是被老师、家长放弃的一群人。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中,以肝胆相照、舍命相维维系着彼此的关系和各自并不阳光的青春。

路小路、曾园等人的“结伙”完全是出于一种青春期的心理,正如路小路所言:“我心里知道暴民不是什么好东西。我的问题是,不做暴民,究竟该去做什么,究竟该洗心革面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些都找不到答案。他们在尚且未知晓‘恶’为何物的年纪,有意无意地用一种以恶抗恶的冲动,极端地表现着自己的生命力。”

不过,跟白锦龙等“大流氓”比起来,路小路等人完全是小巫见大巫,可爱得让人心生怜惜——“小流氓和大流氓毕竟还是有区别,从白锦龙和虾皮身上就能看出来。比如,大流氓都是成年男人,身材健壮,肌肉丰满,还有胸肌助阵,小流氓就很寒酸,都是未成年的男孩,瘦了吧唧的,嘴上的汗毛又细又软。”在小说的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了这些“小流氓”、“混混”的有情有义、勇敢正直。为了救路小路,曾园在自家餐馆濒临破产的关键时刻掏出一万块钱,摆平了滋事的王宝;外来工进攻前进化工厂时,为了保护劳资科科长李霞和工厂设施,路小路用电棍一一打退“敌人”,成了众矢之的……在路内的小说中,这些痞子、混混、流氓似乎并不可恶,反而有一种正义的力量。

爱情在别处

每个青春期的少年心中都有一个“女神”。这个女神,让他们第一次认识了“女性”——那是除了妈妈、奶奶、阿姨、小伙伴以外的第一个具有独特魅力的异性。在与女神的交往或对女神的单恋中,男孩最终得以成长为一个人。与女神的感情是暧昧不清,难以言说,无疾而终,然而正因如此,这段感情往往令人印象深刻。许多文艺作品都钟情于描述这段朦胧的感情,如乔伊斯的短篇小说《阿扎比》、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西西里的美丽传说》等等。

作为一个成长中的少年,路小路的人生当然少不了女神的参与。在《追随她的旅程》中,路小路先后暗恋过欧阳慧、于小齐两个姑娘,还与曾园有过一段暧昧的情愫。小说虽名为“追随”,然而事实上,与路小路有过感情交往的几个姑娘都先后离他而去:欧阳慧在遭受了与杨一的情伤之后,与路小路亦断绝了来往;于小齐离开路小路去上海学画,之后经历了一场并不成功的恋爱;富家女曾园遭遇破产危机,为了躲债不得不只身逃往上海……这些女性无一不是路小路生命中至关重要的友人,然而,生活的坚硬与宿命的无奈,最终让她们接二连三地离开了路小路的生活。

到《少年巴比伦》时,路小路的女神终于出现了。随着年岁的渐长,高中生路小路变成了一个化工厂的学徒工。化工厂是落榜的路小路最好的去处,然而它的枯燥、沉闷、死寂却时时折磨着路小路与他体内难以释放的荷尔蒙。好在,路小路遇上了厂医务室的医生白蓝,起初,

这个“穿白裙子还有一双杏眼”的姑娘点燃了路小路压抑已久的欲望,是他对这枯燥工厂生活的惟一眷恋。然而之后,种种现实原因最终击败了这段本就不该开始的爱情。“我和她都在这场爱情最终将会以什么形式来收场”,“在我当时看来,离别总是伤感的,因为伤感,所以不能用言语来表达,好像春天里绵密的细雨,用肉眼都分辨不出雨丝,不知道该怎么打伞。我所感到的,就是那样一种伤感,只能互相暗示,用调侃来安慰自己。”

不管是欧阳慧、于小齐、曾园,还是白蓝,路内小说中的女性或主动、或被动,最终都一个个离开了路小路,离开了戴城。然而,路小路的世界却始终未曾打开,从技校到化工厂,路小路虽无比鄙夷、憎恨这个城市,但他的脚步却始终未曾踏出这里半步。随着这些女性的一一离去,路小路的一段段爱情也随风而逝,消散在远处的某个角落,“我之所以爱她,是因为我觉得,在她身上的那种东西就是爱。我对爱的理解是有偏差的,这无所谓。”

同样地,在《云中人》中,男主角夏小凡所钟爱的LUSH乐队的那首《ladykiller》仿佛一个梦魇或诅咒——每一个与他交好的女性,都或多或少受到小说中那个神秘而恐怖的Lady Killer的威胁,她们有的受到惊吓,有的甚至因此丧生。长发校花给了“我”第一次的性经验,然而不久之后,这个美丽的姑娘却意外地在一起连环杀人案中死去,这无疑进一步增加了“我”对她的想象。小说中,“我”所追随或寻找的目标有两个:一是失踪的小白,二是意外死亡的齐娜。与这两者之间的感情,似乎是“我”始终说不清楚的:为了查明小白失踪的原因,“我”几度深陷窘境,却始终不愿放弃,显然,这是一种超越了同学、兄妹的感情。然而事实上,小白的父亲却是“我”的杀父仇人。齐娜是“我”大学4年的死党之一,先后与“我”的几个朋友在一起,而最后,她竟为了帮我寻找小白死前公司的数据,搭上了自己的性命。

与这两者相比,先后与“我”发生性关系的植物学女孩、咖啡店女孩、拉面头等等,无非都只是“我”发泄自己过剩荷尔蒙的对象。可以说,这些唾手可及的性与虚伪的爱,并不是“我”真正渴望的。真正让“我”心随其动的,是死去的校花、失踪不见的小白和令“我”追悔莫及的齐娜——她们之于“我”,就像《追随她的旅程》中采卵石中的“小痞”一样,是一个既虚幻又真实的幻影。她们的存在,似乎就是为了告诉“我”爱情在哪里;她们的离去,更像是为了惩罚“我”在爱情中的怯懦与犹疑。

转型时代的隐秘暗语

路内的小说,常常对故事发生的时间背景有着异常明确的交代,如“2001年有过一些奇遇式的经历,得一件件说”(《云中人》);“1991年,我18岁”,“90年,我暗恋上一个女孩儿,那年我正好17岁”(《追随她的旅程》);“那是九十年代初的事情,那时候我20岁,生活在一个叫戴城的地方”,“92年秋天,一切都乱糟糟的”(《少年巴比伦》。不难看出,时间与时代对于作家路内来说,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

《追随她的旅程》和《少年巴比伦》的故事发生于上世纪90年代初,《云中人》将视角聚焦于世纪之交,《花街往事》虽然有近30年的时间跨度,但集中书写的却是80年代。对于发展中的中国而言,上世纪80年代到世纪之交无疑是

一个经历革新与阵痛的转型时期,在这一阶段,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以一种难以置信的速度迅速脱胎换骨,成了一个全新的水泥森林。而广大乡村的发展则相对滞后,大部分人依旧在与土地的朝夕相处中延续着自己的人生。最能体现时代裂变的是这时的中国小城镇,在这里,乡村经验与城市经验、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激烈地碰撞,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化学效应——这里,正是路内小说的笔力之所在。

小说中,转型时代的典型印记随处可见,“90年代末,抢驳领西装非常流行,双排扣子最好是金色的,更神气。那时候还流行穿太子裤,又肥又大,裤腰上打着8到16个褶子。太子裤配金色扣子的抢驳领西装,脚下是一双白色的真皮运动鞋,就这么个鸟样”(《少年巴比伦》);“T市的中心地带,到处都是工地,拆到只剩骨架的多层楼房,像剃头推子平推过一样的平房,巨大而密集的土坑,连根拔起的大树,某一栋高层楼宇像穿套头毛衣一样逐渐向下延伸的玻璃幕墙,连片的工地围墙上无不刷满各个建工集团的名号”(《云中人》)……与之相对应的,还有属于那个时代的人的逻辑,“看不懂的是伙男工,他们围着通告咬文嚼字,未上环的女工都要上环,那么处女也没上环,难道也要去给她们上环吗?正好计生办的人叼着包子走过,被男工揪住,请他解释一下处女上环的问题。这人觉得,工人虽然粗鲁,在某些方面还是很有想法的,就把通告揭下来。”(《少年巴比伦》)这些似曾相识的场景和这种既陌生又熟悉的逻辑仿佛佛语一般,将小说的背景指向了那个动荡而混沌的年代。小说家路内仿佛在大荧幕后播放录像的人,将80年代的黑白影片呈现在黑暗的影院中,狡黠地看着那光影斑驳的座席和其中“重返80年代”的口号越喊越响,人们几乎已经确定,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充满了理想与激情的黄金时代,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艺复兴。然而,路内在小说中并未给这个时代赋予过多的光环,相反地,他小说中的80年代是一个启蒙与愚昧共存、理想与失落并在的时代,他的小说中既有白蓝、于小齐这样对生活充满信念的阳光少年,也有路小路、夏小凡这样对未来不屑一顾的混混,还有杨一、老于这样曾经豪情万丈,最终一败涂地的平凡人。他们都属于那个神秘的80年代,他们的信仰,他们的人生存在巨大的差异与撕裂,正是这种多样性,构成了丰富多彩的80年代。

成年后经历了种种失败的杨一最后发现,“原来,这些年在人世无目的地游荡,推销农药,讨债,逃命,也可以视为为一种追寻。只是很可悲,最后追随到了一个大大胸爆炸头红衬衫的妓女怀抱里,并且她还承认自己就是那事。那就只能承认他自己是精神分裂了。”在那个瞬息万变的年代里,人人都在追求,人人都在寻找,然而到头来,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找什么、自己到底找到了什么。时代尚且如此混沌不明,更何况生活于其中的路小路呢?

青春期的梦和幻想是路内文学旅程起航的地方,在这里,路内完成了对“小人物”与“小城镇”的完整塑造。然而,除此之外,在路内小说的文字缝隙之间,我分明看到了更多、更广义也更隐秘的暗语,这暗语有关时代、有关宿命,有关更深刻的人性奥秘。因此,对路内未来的创作,我有着更大的期待,我期待他能将笔触伸向更广阔的领域,我相信,走出青春、走出梦境的路内,将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创作谈

在我迄今长达7年的写作生涯中,最不满意的倒不是写作本身,而是随之而来的身份符号。其一是我经常被误认为是个“工人作家”——众所周知,这很老派。我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解释过,自己在“工人”和“作家”的身份之间曾经有12年的广告公司从业经历,至少有10年我是在一流公司度过的,那鬼地方既冷血又繁忙,我一直做到创意总监和首席提案手(文学界的人不太知道这两个职务的重要性,反正我也无所谓啦),直到自己干不动。

我一直以为身份符号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作品本身。后来才逐渐明白,这是一句鬼话,任何有分量的评论都是从作家的生平研究开始的,作品本身很轻,被曲解的可能性很大,甚至有可能被套用,连同我这个作家身份,也在某种概念之下存在着。

2006年我打算写《少年巴比伦》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书商,此公力劝我一个关于都市广告人的小说。我说,很不争气,只想写写自己经历过的工厂。过了一些年,我出版了3部小说,又遇到这个人,他又劝我写个“所有人都爱看的小说”。我都快笑出来了,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这事似乎很难。广告学认为,很难找到一个产品是适合所有人的,只有那些定位清晰的牌子才能成功。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倒成了一个投机取巧的商人,而那位书商则有着远大的文学理想。

我被定位成一个“青春写作”作家也是没办法的事,虽然我40岁了,还得吃这口冷饭,一点劲儿都没有。“追随三部曲”是我计划中的超长小说,它包括《少年巴比伦》(2006年)、《追随她的旅程》(2007年)和已经完成的《天使坠落在哪里》(2013年),它被我设计在一个叫做“戴城”的地方,从1990年到1998年的漫长岁月,那儿跨越了整个90年代。这座虚构的城市有着2500年的历史,它最初是一个无聊的县级市,同时又变身为国营企业林立的衰败的地级市,最后它成为一个有着新兴开发区的淘金地。主人公在这里从17岁活到26岁,从技校生(或重点中学高中生)成长为推销员、高级白领(他们其实并不无聊,而是一群在形式上极其上进的人)。直到最后一部小说的结尾,我觉得它穷凶极见,讲出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它和“成长”、“青春”的关系不大,是一个比较意味深长的、现实版的寓言。

《云中人》(2010年)是一个莫比乌斯环式的谋杀故事,它大概采用了齐泽克对应拉康的一些哲学分析,但因我不幸将故事设计在一群应届大学毕业生中间,它看起来又显得带有“青春”的痕迹了。国内的评论家,对齐泽克、拉康、希区柯克这些人不是很熟悉。至今我仍然认为,《云中人》是一个难写的小说,假如它是个中篇,问题会好解决得多,但它陷于长篇的格局中,本身的重要使文本在崩溃的临界点上摇摆。有人对此给予恶评,我觉得很正常。这个小说所谈论的恰恰就是“崩溃”。

《花街往事》(2012年)则是一个故事脉络清晰的小说,它讲一个家庭和一个残疾歪头的经历,一部分的年代风尚,一部分儿童和少年视角,一部分则类似情史。它是由8个中短篇所结合成的长篇小说,也有人说是不是长篇小说,我想,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是个对小说趣味特别挑剔的人。这话说出来没意思,只能跟挑剔了。作家身份(或者说是它作为一个符号的存在)我也不满意,忍受下去恐怕是惟一的办法。回到文章的开头,在“工人”和“作家”之间究竟有多少是被隐没在阐释之中的,被历史踩得粉碎的,被自身所创作的文本而杀戮的,恐怕是每一个作家都要面对的困惑。有人安心于此,我却觉得危险。

《岁月深处》英文版首发

本报讯 8月28日,《小说选刊》杂志社主编杜卫东的散文随笔集《岁月深处》英文版在京首发,并在美国同步面世。

《岁月深处》共40万字,分为上、中、下三辑,收录了杜卫东的174篇散文随笔。上辑总题为“刺梅”,其中不乏观察锐利深刻、笔法辛辣有力之作。作者知人论世,亦庄亦谐,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中辑总题为“心香”,是作者与青年谈修养的一组励志文章。下辑总题为“履痕”,其中的散文主要以写人为主,往往寥寥数笔,便把一个人物的音容笑貌勾勒出来,并在娓娓道来的叙述中生发生活之感悟。

该书的出版,得到了一些作家、评论家的好评。有评论家表示,越来越多的中国当代作家作品推出英文版,有利于增进世界各国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了解,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

据了解,《岁月深处》英文版是美国全球按需出版集团2013年度重点推出的作品之一。该书的出版得到了“中国图书国际推广计划”的支持。为推动《岁月深处》英文版在全球的发行,美国全球按需出版集团将启动该书的全球巡展活动。据悉,在今年的德国法兰克福书展和明年的英国伦敦书展、美国纽约书展上,来自全球的读者与出版商可以一睹这本图书的风采。

(宋 波)

国风文学奖在京颁奖

本报讯 8月31日,首届国风文学奖在北京颁奖。胡松夏的长诗《诗记雷锋》等5部作品获奖。

国风文学奖由华夏新研究学会等单位设立,评选对象为国内公开出版的长诗、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文学评论等。据悉,该奖每年评选一届,每届将评选出不同体裁的获奖作品各1部。

(王 竟)

“华夏情”诗歌散文邀请赛颁奖

本报讯 2013年“华夏情”全国诗歌散文邀请赛颁奖大会日前在京召开,柳斌、张胜友、海梦、石英、石祥、孙武臣、邵建国等参加了颁奖大会。

邀请赛受到海内外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的支持与关注,参赛作品大多题材鲜明,紧扣“华夏情”邀请赛主题,其中诗词作品对仗工整、格调高雅,多以歌颂党的十八大和美好生活为主;散文作品题材广泛、感情真挚;

《大英儿童百科全书》引关注

本报讯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近日在京为儿童科普读物《大英儿童百科全书》举办座谈会。与会者探讨了如何推动中外文化交流,吸收国外儿童科普图书的创作、出版及推广经验等问题。

据了解,这套读物是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根据4至12岁孩子的语言习惯和

(余义林)

三位诗人书法家走进延边

本报讯 日前,诗人子川、马新朝、张洪波深入延边地区采风,并与当地的诗人和书法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子川、马新朝、张洪波以写诗为主,也酷爱书法艺术。子川和张洪波同善行草,马新朝善隶书。在交流活动中,他们谈到,诗书本来是一家。近现代以来,由于书写方式的改变,诗书分离。近年来,

不少诗人、作家重又开始写毛笔字,让诗意重新观照书法艺术。由于诗意的回归和诗人、作家的参与,中国书法艺术将会变得更加丰富多样。

这三位诗人书法家还深入华北油田采风,并拜访了当地诗人书法家。据悉,三位诗人书法家目前正积极筹备书展事宜。

(谭广超)

《苍山三农》搬上屏幕

本报讯 由央视新影集团与山东省苍山县人民政府联合摄制的30集电视连续剧《乡村都市情》日前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播出。《乡村都市情》改编自山东作家杨文学的长篇报告文学《苍山三农》,这部作品曾荣获“第三届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

《苍山三农》讲述了以刘玉光为代表的农民兄弟下江南贩卖蔬菜开拓市场,为上海菜篮子工程作出奉献的故事。通过他们从菜农转为城市商人的过程,反映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农民所发生的生活和思想的巨变,描述了农村人和城里人的感情纠结,谱写了一曲新农村与大都市和谐发展的新篇章。(欣 闻)

禁毒公益微电影大赛启动

本报讯 8月28日,全国禁毒公益微电影大赛在京启动。公安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教育部、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中国禁毒基金会等单位有关领导出席启动仪式。青年歌唱家、中国禁毒义务宣传员刘媛媛在仪式上演唱了歌曲《国家》。

全国禁毒公益微电影大赛由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中国禁毒基金会、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卫星频道节目制作中心共同主办。此次大赛旨在通过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拓展禁毒宣传教育的参与面与受众面,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识毒、拒毒、防毒意识和参与禁毒工作的热情,为深入推进禁毒行动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

据介绍,大赛共设最佳影片奖3部,最佳导演奖、最佳编剧奖、最佳男演员奖、最佳女演员奖、最佳摄影奖、最佳音乐奖、最佳人气奖各1名,优秀组织单位奖3个,最佳媒体合作、最佳推广与发展奖各1个。今年8月至12月,大赛组委会将面向社会广泛征集参赛作品,明年1月评出各类获奖作品并颁奖,作品将在央视电视频道及合作网站上展播。(王 竟)

美术家志愿者到巴中授课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文联主办,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中心联合推出的文艺培训志愿服务项目在四川省巴中举办美术培训班。邵志军、张旭光、孙浩、吴守峰、史国良等美术家志愿者为该市百余名基层美术教育工作者授课。

据悉,文艺培训志愿服务项目是去年底中国文联针对中西部农村地区推出的一项新的志愿服务项目。为配合雅安抗震救灾,主办方还重点选择汶川、雅安地震灾区的多名基层美术工作者参加培训。本次活动分为中国画和油画两个专业进行,同时举办专题讲座普及美术知识,提高当地文艺爱好者的美术理论和鉴赏能力。项目试点结束后,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培训期间的作品将在全国文联系统进行展出。(王志国)

盛子潮同志逝世

浙江文学院院长盛子潮同志,因病于2013年8月29日在杭州逝世,享年56岁。

盛子潮,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199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创作一级。著有《诗歌形志美学》《小说形志学》《诗和小说的艺术阐释》等专著,主编《吴越风情小说丛书》《浙江跨世纪文丛》《世界文豪轶事大观》《新实验小说选》等丛书。